



今年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，因为疫情防控，让这个欢乐的节日变得与众不同，许多还身处抗疫一线的职工，无法在节日中陪伴自己的孩子，心中的愧疚无以言表。但令人感动的是，在孩子的眼中，父母是“打倒病魔的英雄”。近期，西城地区职工的子女化身“小记者”，用他们的亲身感受讲述父母的抗疫故事。

人物名片

姓名：刘按宸
学校：五路通小学
年龄：9岁



我的妈妈叫董桂英，是重症监护室的一名医生，她帮助很多人“起死回生”。妈妈是全世界最有力量的人，她跟我讲道理时，漂亮温柔得像个天使，生气教训我的时候像头狮子，工作的时候却是一名战士。妈妈是我心中的榜样，我爱她！

今年年初，妈妈得知武汉疫情防控工作正处在关键时刻，需要医务人员支援，她义无反顾地递交了申请书。2

“我的妈妈是一位战士”



月初，妈妈接到整建制出征的通知，前往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支援。当时，妈妈将此事告诉了我，虽然我舍不得她，但我为妈妈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到骄傲。

经过两个多月努力，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的努力下，防疫攻坚战终于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看到医院每日收治的病人越来越少，我的妈妈明白，春天来了，“热干面”好了起来！在武汉工作了58天的妈妈终于可以回到家中和我们团聚了。

回来后，妈妈给我讲了许多她在武汉工作、生活中的故事。一天，妈妈所管辖的病区，住进来一位77岁高龄的老爷爷。老爷爷刚来就诊时身体状况不容乐观，妈妈和同事在对老爷爷进行治疗的同时，经常为老爷爷加油打气，鼓励他勇敢和新冠肺炎疫情作斗争。因为疫情防控，治疗中的病人无法由家属陪同，老爷爷的儿子被隔离在病区外。于是，老爷爷的儿子每天都打电话询问病情，妈妈每次详细的告知老爷爷的病情、现状。后来，老爷爷身体一点点好转，平安出院归家后，老爷爷的儿子特地为妈妈和同事送来了感谢信，感谢她们悉心的照顾。

妈妈悄悄告诉我，我就是她抗击疫动力的来源。妈妈回家的那晚，我像年糕一样“粘”着妈妈，在妈妈轻唱的催眠曲中睡去。

“爸爸妈妈，您们是我的榜样”

——西城职工子女化身“小记者”讲述父母抗疫故事

□刘祖凤



人物名片

姓名：吴彦迪
学校：西城区十五中附小
年龄：二岁



我的妈妈叫姚洋，在天桥街道总工会工作，她平时很忙碌，热心又乐于助人。今年春节，妈妈变得比以往更加忙碌与辛苦。妈妈为买不到口罩和消毒液而着急，经常一天打无数个电话联系厂家买这些防疫用品，“口罩还有货吗？如果有一定先通知我啊……”随着一声叹息，妈妈挂断了电话。

我在一旁听到后，好奇地问妈妈：“妈妈，咱们家有口罩，

“我的妈妈真的很棒”



替妈妈感到高兴。

疫情防控期间，妈妈不仅给企业协调买口罩、消毒物品，同时还给武汉的医院捐款，也让我从压岁钱中取出一部分参加捐款。虽然我不能买更多玩具了，但是妈妈说如果可以帮到一线的医生们，让他们救更多的病人，比买玩具要更加有意义。

天气越来越热，妈妈又去值守、测体温了，回到家总是一脸的疲惫。当我问妈妈累不累时，妈妈笑着说：“我不累，有很多叔叔阿姨比我辛苦多了，我做这些不算什么。”看着妈妈在厨房忙碌的身影，我安静的坐在一边，就这样陪着妈妈，这也是我能给妈妈做的。在我心中，妈妈真的很棒，也是我的榜样，我爱您妈妈！

为什么还要买那么多口罩啊？”“儿子，我不是给咱家买的，是为我们辖区企业的叔叔阿姨买的，马上就要上班了，没有口罩戴，叔叔阿姨受到传染的危险系数会很高，妈妈虽然不能像医生一样去救病人，但想尽力去买些防疫口罩、消毒液给大家预防。”妈妈耐心地解释说。我点点头，希望妈妈可以早日买到防疫物品。后来听妈妈说，终于买到口罩和消毒液了，我和爸爸都

人物名片

姓名：苏曦然
学校：育民小学
年龄：10岁



寒假的时候，爸爸和妈妈商量好要带我去上海迪士尼，但是春节期间，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打乱了所有的计划——这次旅行被取消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心里是一万个不开心，因为这个旅行我们计划了很久，我也期待了很久。这个还不算是最坏的消息。

我的爸爸苏力刚，是月坛街道的工作人员。那天，爸爸告诉我，他要参加社区的疫情防控工

“消失”的爸爸



不回家，别的同学的家长都在家里……面对满面泪痕的我，爸爸一把拥我入怀。

从爸爸的口中，我找到了他这段时间“消失”的真相。爸爸参加了社区一线的抗疫工作，每天，他在社区值守、测量体温、查出人员和车辆、进社区消杀、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。爸爸告诉我，他是党员，以前还是一名军人，越是危险的时刻，越要冲在最前面。

爸爸和我说完这些话后，我觉得爸爸非常伟大，他是我心中的英雄！现在，我的爸爸已经回到了我的身边，我为有这样的爸爸感到自豪。现在，家里温馨又温暖，我们一家人又像以前一样快乐。爸爸说：“下个假期，我们一定去上海迪士尼。”

作，暂时不能陪伴照顾我。我眼泪汪汪地望向爸爸，这次，他没有像以往那样哄我，也没有改变决定，眼中流露出的坚毅，让我至今难忘。第二天，爸爸就把我送到了姥姥家，此后，我很长时间都没见到过他，只能隔着手机屏幕短暂地和爸爸“相聚”。

两个多月转瞬即逝，但是对我而言却是异常地漫长。那天，门开了，爸爸出现在我眼前。我哭着问爸爸，为什么这么长时间